



江
湖
俠
史



内容提要

秦门数代男儿以杀手为业，却以懒名遐迹江湖，他们信奉“能偷懒决不勤快”的宗旨，能躺不坐，能坐不站，一顿饭管几天饥，懒得连老婆都不愿娶，因为嫌女人太麻烦！到了“秦门双情”兄弟，抽签娶妻，才有了一个独苗，给他取名秦快，谐音“勤快”，希望他能娶个三妻四妾维持秦门香火。

秦快退隐江湖六年，连消息最灵通的武林人士都无法知其所终……

六年来，豆蔻佳丽，名俏江湖的“洗涤山庄”三小姐小贡子和妙手世家传人丁蕃，一暗一明传驿江湖打听秦快下落，还发誓不管他躲在哪处阴沟鼠洞，也非捉他出来不可，原因呢？没人敢问。不过，人人均说秦快那小子艳福不浅，何能何德惹佳人垂顾？

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更何况，最难消受美人恩？他的一笑可以让敌人丧命，更能抓住女人的心。给女人追逼的日子，在他来说，比亡命江湖刀头舔血更无奈，况且还有一位“倩面人屠”一脸温柔的笑，一把屠人的刀？难道他的挚友说：“唉，三女夹攻，哪还有胜的希望！”

该书语言诙谐幽默，回味无穷，常作惊人妙语，磨嘴皮子的功夫更是一绝，在卧龙生先生诸多作品中也是不可多得。奉劝诸君千万别在吃饭、喝茶时捧卷。

那是一栋坐落在山腰上的房子，房子不大，也不能形容成鸟窝般小，总之，住个六、七人是没问题的。

房子是以一棵棵二人合抱的松木筑成，原始风貌保留得十分彻底，树皮未刮也未上漆，阴湿天气所遗留的苔藓东一块西一块，二树之间的空隙处，也未用木屑填满，所以，通风设施很完善，屋顶亦是原木所造，阳光从木缝间穿透入内，采光亦不差，因此，屋主索性将窗子省了，只开了一扇门。

房子四周杂草丛生，而且距离市镇很远，很偏僻，附近简直可以说是荒无人烟，距离这屋子最近的，是一间屋主自搭，看来摇摇欲坠的茅厕。

风雅之士每每喜爱为居处取个超俗名字，此屋之主题也是此辈人物，唯一的大门上题着二个浓黑的草体大字，如蛇舞虫蠕，仔细辨认，依然能认出题的乃“勤乡”二字。

此时正六月！阳光正盛，毫不留情地照出这栋房子的灰败，虫蛀树身，凹凸洞洞随处可见，显然这屋子已经很有年代了，若是夜色朦胧之际自远处望去，倒有那么股清雅出尘，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
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往山下，这时——

有人从这条快被杂草湮没的小径飞掠上山，瞧相貌是四十许中年人，适中身材，轻功不俗，不一会已掠至木屋，瞧

清了上所题大字，不禁嘴角上翘，冷冷自语道：

“你双惰秦生、秦劳若够得上勤之一字，江湖草莽、武林豪杰，岂不全成了赶尸的？”

那人清了清喉咙，不再嘀咕，朗声道：

“生意上门，秦大侠能否开门一叙？”

门没有开，也无任何声响，那人烦躁地又喊一遍，一方宽尺余的泛黄白布不知用何戏法，突然垂在门上，盖在“勤乡”字迹，布上写着：“不懂规矩，滚！”

那人既然找上门，自然知道屋主的怪规矩，又朗道：

“这笔生意非同小可，家主嘱咐小人须当面与秦大侠说清楚，秦大侠可否坏一次规矩，小人回去好交待。”

一方陈旧红布从天而降似的，盖在泛黄白布上，黑字红底书着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何权特殊哉？”

中年汉子目及红布，禁不住抖了一下，屋里怪人以红布表示他已动怒，在江湖上闯过几天的人都知道，在不知名的山腰，有一栋正常人不会去住的木屋，有一对年约四旬的堂兄弟住在那儿，一名秦生，一名秦劳，江湖号称“秦门双惰”；惰者，懒也，堂兄弟二人以懒出名，甚至老婆都不愿娶，省得烦人，“能躺绝不坐，能坐绝不站”，是他们堂兄弟最好的写照，无人能勉强他们做不愿做的事。

当然，凡事难免有例外，即是传宗接代的大事。

其高曾祖父一代有堂兄弟廿九人，均因不愿被女人缠缚一生，至“秦门双惰”一代只剩堂兄弟二人，人丁单薄，为免愧对祖宗，抽签结果，由秦劳娶妻生子，为此，秦劳懊恼不已，生下一子，对妻从此不再闻问。

他们就是这种怪人，以杀人为业，就因为他们的懒性，为求杀人少费工夫，均练就一身出神入化的杀人绝学。

江湖恩怨何其多，杀手这门行业也就应运而生，“秦门双惰”是其中佼佼者，代价自是吓人，奇怪的是，二人依然两袖清风，住在四壁通风的木房子，啃着硬硬的杠子头，有时甚至饿得面黄肌瘦，杀起人来依旧毫不含糊。

懒人通常有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：偷懒，眼前就是一个

木门终年紧闭，生意都是自动送上门的，不论王公贵人或贩夫走卒，他们一概不见，理由是“保持神秘感”，说穿了一文不值，堂兄弟俩最怕有人罗嗦，要求杀害之人该不该死，任你舌能翻江覆海，他们充耳不闻，只相信自己亲身打听的消息，既然如此，双方见面就成了多余，依他们规矩将银票及要杀之人姓名压在门侧大石下，三天后再来巡视，东西不在，自然能够安心回去等消息，东西不动，即表示他们拒绝这笔生意，要你另请高明。

这样的规矩自不是人人所能接受，因此，莫非到不得已的地步，很少有人找上门；对于他们的避不见面更是不满，秦生、秦劳也谅解这点，早已准备好红布书上墨字，告诉你，他们快生气了，要你识时务为俊杰。

今日上门的中年汉子明了他们的规矩，跺跺脚，将一小包东西压在大石下，头也不回反掠下山。

良久——

屋内突然传出一声轻轻的叹息，继而隐约传出声音：

“俺的参与堂伯又上哪儿风流快活了？留我一人独撑局

面，万一给人拆穿，秦家岂不绝种？当真不孝之至！”

天下居然有晚辈辱骂长辈不孝之人？

听他口气显然是秦劳心不甘情不愿所生下的儿子，懒洋洋的声音又从屋缝传出：

“阿爹与阿伯又非不知俺不比他们勤快，独留我应付那些阿飞阿草，好生没良心，俺真是命苦！唉！”

过了好半晌，一声哈欠如雷轰传出，可见那人喉咙不小，那扇题着“勤乡”的木门突然飞上半空，转啊转地飞了几圈坠落地面，门不再是门，成了一小段一小段木头。

一名二十上下，面孔瘦削，乱发披散二肩，嘴边有短短渣胡未刮的男子，宛似几天没吃饭，又好像老婆被人抢了似的，一付无精打采，满脸不高兴地慢踱出门，伸个懒腰，陡地双目精光暴射向不远处的巨石，寒声道：

“兀那老头还不快滚，惹得俺性起，将你横切竖剖摆成三十六个不同的样子。”

“滚！”

年轻人暴喝一声，躲在巨石下之人才敢相信他说的是自己，身子好似千斤重难以立稳，原来是方才的中年汉子。

看清喝声之人是位年轻小伙子，中年汉子大胆喝道：

“臭小子，此乃‘秦门双杰’禁地，你在此吆喝呱叫是吃了豹胆熊心？料你也是无名小卒，为何如此不要命？”

“秦门双情”是骂人的话，江湖上可没有几人敢当他们的面或在他们地盘上吆喝此名，均以“秦门双杰”称呼。

年轻人模样儿够懒，性子却似乎很火爆，喝道：

“听你口气应该懂得此地规矩，再不快滚，待俺放下黑布，

这里就是你养老之所。”

“秦门双情”对于上门纠缠不清之人，即在红布上叠以黑布，上头以白漆绘以夺魂摄魄的“杀”字，表示二人已动杀机，任你江湖巨擘，也难以抵挡其凌厉攻势。

中年汉子闻言身子一阵颤抖，小心道：

“阁下是秦生大侠，亦是秦劳大侠？今日得见尊严，真是三生有幸，将来人前人后说起，我也有面子多了。”

说着尴尬笑着，心里可在打嘀咕，“秦门双情”杀人出名已近二十年，眼前这小子若非满嘴胡渣未刮，最多只十八九岁，难不成打从娘胎就会杀人？

外表懒散之人，性子大多温吞，仿佛天塌下来也无动于衷。但是，眼前这位年轻屋主却例外，性子刚烈得很，看来好像没费多大力气，声音却大得吓人，道：

“秦劳是俺阿爹，秦生是俺阿伯，你若上门求他们杀人就摸错时间，二位老人家均失踪；东西拿回去，然后滚！”

中年汉子忽然神秘至极小心地问道：

“你不会是冒牌货吧？以江湖耳目之杂会不知‘秦门双杰’有了后代？再则以他们二人懒性岂会走出这屋子？”

年轻人拖着千斤似的脚步向屋侧大石若有似无地踢了一脚，大石一个翻滚，现出中年汉子压在石下的油纸小包，看也不看它一眼，又轻轻抬了抬右脚，油纸小包似乎身怀绝顶轻功，居然在杂草草尖上滑行，不偏不倚往中年汉子滑去，至他脚前，中年汉子一手将它抄起，笑了笑道：

“这手‘草上飞’就足以证明你是秦门中人，尊姓大名？”

年轻人落座于石上，火气就小了点，道：

“秦快！认识的人就称俺一声‘阿惰’，随你叫吧！”

中年汉子对老的很畏惧，对小的就不在乎，很轻松道：

“贵门的遗传可真古怪得紧，可有什么来源？”

秦快倚在木墙上，双目合闭，大概想以沉寂代下逐客令，中年汉子等了半晌不见回答，只好叹声反掠下山。

六月还不算酷热，风徐徐吹来，含带丝丝热气吹得人昏昏欲睡，秦快打个哈欠，双手交插前胸，头靠在墙上，居然就这么睡着了。

时间并没有因他的贪睡而停止，待他睁开眼睛，已是黄昏时刻，游目望向右侧丈外的大树，西天一片灿红，由树缝间望着天空，凭添几许画意，秦快摇头晃脑吟道：

“草满山坡水珠滴，山衔落日浸绛英；西天乍红美人颜，咕咕乱叫俺肚皮。……唉，阿爹与阿伯平日耳提面命说着做人的好处，如今俺可体会出个中奥妙，至少偷懒睡上了一觉，可以省下一餐，倒也划算。”

摸了摸肚皮，饿得扁扁的，伸手入怀掏出一个厚硬的杠子头细细咀嚼，敢情他懒得连粮食也随身携带？

几个铜板一大块的杠子头自然难以尝出其色、香、味何在？但总算能填饱肚子，秦快也似乎将它当作山珍海味，啃完一个，意犹未尽正待掏怀再取，陡地——

一个油纸包从天而降至秦快眼前，烤鸭香扑鼻，秦快却仿若未闻，依旧掏出杠子头细嚼，好像天下美味莫过于此。

怪事突然发生——

秦快手中未啃完的杠子头突然松手掉落地面，人也咕咚歪倒在地，莫非鸭子有问题？还是突然发羊癫疯？

对油纸包裹的烤鸭，他已做到目不斜视的地步，甚至它是由谁抛来均不闻不问，居然还出了事？

荒无人烟的山上一片寂静，突然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打破沉寂，一位貌美少妇不知何时躲在方才中年汉子隐藏的巨石下，此时娉娉婷婷地走来，火红的轻纱官装映着西天灿红夕阳，成熟妩媚之外凭添一股诱人的气息。

美貌少妇蹲在秦快身旁，审视他面容，喃喃道：

“虽然称不上英俊，却有十足男人味，跟那冤家简直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岂是那些绣花枕头所能比较？”

“唉，也是前世冤孽，我与姐姐居然同时爱你爹和堂伯，却没想到他已有你这么大的儿子，算了，只要我爱他，这点我能忍受。”

又看了秦快几眼，忽然反手打他二个耳光，恨声道：

“可恨那两个白痴居然对我姐妹无动于衷，今日若非姐姐相思病倒床上，我白红娥岂会自己送上门？本待捆了秦生那老小子回去，没想到这两个缩头乌龟居然先躲起来，活该你这小子要倒霉，捉住你小的，还怕老的不上门？”

突然又忍不住一阵娇笑，瞧着烤鸭自语道：

“姑奶奶十分明了以杀人为业之人，绝不吃别人送上门的东西，所以迷药撒在鸭上，随风飘散，没想到你这小子成了代罪羔羊，怪只怪你太过生嫩，呵呵……”。

貌美少妇笑声突然顿住，她发现自己不知何时着了人家道儿，被制住“软麻穴”及“曲泉穴”，只好软塌塌地跌坐在地，一脸的不相信与惊疑。

秦快居然又安坐石上，美人当前拾起掉在地上的杠子头，

觉得没什么脏，又慢慢细啃起来，看也不看美人一眼。

美丽的女人最不能容忍的大概就是男人的无视其存在吧？

貌美少妇杏眼圆睁，咬紧银牙，良久才一字字道：

“你跟你那该死的爹一样可恶、无耻、下流，只会用这种卑陋手段暗算人。”

秦快嘴巴没空争辩，索性扬起右掌劈拍反手赏了貌美少妇四个耳光子，方才无表情道：

“你以迷药暗算一个未出江湖之人，不仅卑陋、无耻、下流、可恶，栽在一个后生小子手上，更是丢脸！”

貌美少妇被讥得无言以对，但秦快以她方才辱骂言语反送回去，实令她气得银牙一挫，双颊的疼痛使她大吼：

“你敢打我？‘大冥府’永远不会放过你们。”

“‘大冥府’？”秦快一怔，微微一笑道：

“敢情你就是江湖人闻之胆颤的老妖婆的小女儿？听说‘大冥府’中女子专权，尤其是你们母女三人更是将男人弃如敝屣，何以会看上俺阿爹与阿伯？真乃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可惜呀可惜！”

美貌少妇又是一怔，哪有人如此形容尊亲的？

秦快也不让她有多想的机会，又道：

“女人应该温柔点，别当男人都是骑虎的，尤其是喜欢喝斯底理的母老虎，更是不讨人喜欢，难怪阿爹与阿伯闻虎色变，收拾细软连夜逃走，连儿子都不要了。”

他说话总是一本正经，连讽刺人也当说书般正正经经缓缓道出，声音充满磁性，悦耳动听，损人的话却又令人听了

火冒三丈，美貌少妇怒火大炽。

秦快懒洋洋靠在墙上很舒服，一丝火气也无，又道：

“俺明白你恨不得将俺生啖才甘心，俺也不含糊，赏你四个耳光是十分客气，二下是回敬你赏俺的耳光，另二下是代阿爹教训你辱骂之罪，别未过门就趾高气昂以为谁都该听你的，最好弄清这儿并非‘大冥府’。”

美貌少妇白红娥向来娇纵，何时吃过这种瘪，以“大冥府”在江湖上的势力，谁敢说她一句不是？别谈劈劈啪啪赏她四个耳光，只气得破口大骂，所有她能想像出恶毒的话通通出笼，哪顾得了保持高贵的外表。

秦快认为自己说得太多，慰劳似地啃着杠子头充饥，对于白红娥的斥叫破骂充耳不闻，聚精会神填肚子。

白红娥骂了半刻，见对方不为所动，也自觉没趣不再开口，一双凤目却喷着怒火，这火果真具有实际威力，十个秦快也被烧得尸骨无存。

啃完二个杠子头，秦快满足地起身伸个懒腰，自语道：

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俺做过几次了？阿爹跟阿伯果真这麽有女人缘？一个去一个来，俺吃不消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凶，有后母如斯，俺命苦也！”

嘴上轻轻抱怨，心里可丝毫不担心，秦生、秦劳若想要妻也不会等到现在仍光棍一杆。

低头看了痴情的白红娥一眼，秦快摇摇头，朗声道：

“阿爹、阿伯，这女人俺已经制服，再缩头不出来，俺就放她进去捉你们出来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二条人影从屋内闪出，四句左右，一样的高

大威猛，面容有几分相似，乱发垂肩，一脸懒散中透着冷漠，乍看之下宛如双生子，右嘴角生着一颗小黑痣的即是秦快堂伯秦生，秦劳则习惯性地摸着几天未刮的胡渣。

二人实在够不上英俊，却有十足的男性魅力，也难怪眼高于顶的“大冥府”双姝动了凡心。

白红娥想起自己刚才泼妇骂街之相定给二人从屋缝看个清楚，不由得羞愤难抑，面红耳赤，又想起秦快告之二人已卷细软逃逸，才知自己被耍，当众出了大丑，对秦快不禁恨得牙痒痒，将所有的怨怼全移到他身上，也不想秦快却是受害者，父命难违啊！

秦劳拍拍独子肩膀，右眼一眨，意思是：

“阿惰，真有你的，也多亏你了。”

秦快明白二位老人家不爱费力说话，相处久了，一个动作或一个表情都足以使他明了尊长之意，此时见父亲如是说，不禁没好气地抱怨道：

“这是第几次了，老爹？”

秦劳与秦生同声叹息，一脸苦相，秦快见此，也知这种事不能怪他们，以他们每次出门均像火烧屁股般急着赶回来，根本不可能去诱惑任何女子，怪只怪他们均遗传祖先一副充满磁性的好嗓音，不开口则已，否则不知将迷倒多少多情女子，这也是他们不喜欢开口的原因之一，衬以魁梧的体魄，哪个姑娘不动心？虽年届不惑，又以杀人狠毒出名，依然使面首过的江湖女子念念不忘。

秦生见来人是中意堂弟的白红娥，跟自己没关系，乐得坐在石上作壁上观。

秦快则认为自己责任已尽，况且这种事外人难以插手，也选块大石歇歇腿。

秦劳见他二人如此，也不服输找块最大石块舒服坐下。

白红娥可看傻了眼，忍不住问道：

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佛家坐禅？”

秦生瞧向秦劳，秦劳又望向秦快，秦快只好道：

“现在你该知道你爱上的是怎样一个人了吧？你自问受得了这种人么？死心吧！回去告诉令姐这种爱永远没有结果，她害相思病也太不值得了。”

秦生、秦劳虽被说得有点不是滋味，却也明了唯有如此才能令她死心，哼也不哼，算是默认。

白红娥一双美目在他们脸上溜来溜去，噗嗤笑道：

“关于‘秦门双情’的传说平日我也听了不少，不想果真如此贴切，不过，爱是全心包容的，我与姐姐自然有法子改变你们的惰性，就算改不过来，我们也认了。”

为了病倒在床的姐姐，白红娥只好大胆说出爱慕之意，但姑娘家毕竟脸薄，说到后来声如蚊咬，娇脸浮满红云。

秦门三人听了一怔，不想怪缘一面，她们用情就如此之深，一时束手无策。

秦快轻笑一声打破沉寂，向父亲与堂伯拱手道：

“恭喜阿爹、阿伯得美人垂青，小子不便打扰你们吉期，先行避开，告辞。”

秦劳见儿子言下之意思下山闯江湖，情急开口道：

“阿惰，你给老子留下，凭几手三脚猫工夫想闯江湖？”

秦家命根只这么一个，秦生也慌了，温言道：

“你莫非不了解咱们哥俩性子，有意结婚如今早已儿孙满堂，岂有年老再娶之理？别听她一厢情愿，破坏咱们爷儿三人感情。”

秦快感动地笑了笑，可惜他心意已决，道：

“阿爹、阿伯何必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这样的麻烦小子腻味之极，何不干脆结婚断了其他人念头？”

秦生、秦劳面面相觑，犹豫一下，摇了摇头。

秦快早料知如此，也不失望，但想及自己总成代罪羔羊，火爆性子忍无可忍，大声道：

“二位老人家的私事小子无权僭越，却也不想再插足其间，再则俺也老大不小，也该出去看看这个世界，这种鸟不生蛋的鬼地方，小子无法想像如何在这儿窝一辈子？你们不走俺可不愿再待下去。”

一个腾身往山下掠去。

秦劳与秦生相对苦笑，秦劳叹道：

“为什么自从生下这小子，我就变得非勤劳不可？”

秦生看了白红娥一眼，苦笑道：

“这就是勤生孩子的后果，一辈子如鬼附身，永无脱身之时。”

叹息一声，二人不约而同往山下掠去，离开了一丈多远，秦劳右手忽扬，发出二颗石子，嗤嗤二声解了白红娥穴道，脚下抑愈用劲地逃了。

白红娥沉溺于秦劳磁性的噪音及不忘解穴之德，直至身子能动弹，凝目望着山下，痴痴道：

“冤家啊！你愈是如此，我愈是无法忘怀你。”

火红的身影曼妙无比往山下掠去。

多情总为无情恼。

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落花何罪？

* * *

黄山之麓“洗涤山庄”，雄峙于三面绝壁一面深涧之上，楼阁连云，气势浩大。

这时，夕阳衔山，倦鸟投林，夜神之翼，向无边的苍穹伸展……。

陡地——

“洗涤山庄”堡门之前的深涧上，飘来一叶扁舟，一个身着黑布儒衫，乱发垂肩，满嘴胡渣未刮的年轻小伙子，舒舒服服地躺在扁舟上，任由它到处飘荡，高歌道：

“如今才知愁滋味，

故居双亲，

老泪偷垂？

西风吹拂往事非，

茫茫天涯何处栖？

强颜欢笑，

昂长男子，

此处不留他处留。”

原来是寄调采桑子，声调几带点凄迷，与“哗哗”的涧水声汇成一股萧瑟之音，再看高歌者那副闲适懒散的模样儿，可是一点哀怨神色也无。

此兄自是下山投入花花世界的秦快也。

那日使个巧计摆脱秦生与秦劳的跟随，兴奋之余，可也

愁烦今后将如何生活，只因他身上没多少银子，这天在黄山之麓发现系在树上的小舟，懒性又起，索性四平八稳躺在舟上，任它随风飘荡，随冥冥中的主宰安排今后命运。

斜目瞥见门顶四个大金字，秦快心中泛着嘀咕：

“‘洗涤山庄’？武林四大世家，‘大冥府’、‘洗涤山庄’、‘向阳楼’、‘龙凤阁’，其中以‘洗涤山庄’最具威名，震慑武林达百年之久，却于十五年前覆亡，全家三百二十四口全遭杀害，这段公案乃谜中之谜，十五年来无人能得知其仇家到底是谁？能在外人赶来支援之前灭了‘洗涤山庄’。”

侧头瞧了如今的“洗涤山庄”数眼，秦快迷惑更深：

“瞧这光景哪像十多年无人居住模样，莫非‘洗涤山庄’已经易主？抑是给别帮派霸占？何以旧名不改？”

须知秦快的懒性子，一来遗传所致，二来自小与他为伍的秦生、秦劳懒性最重，耳濡目染，不免学会能偷懒绝不勤快的绝招，其实他本性刚烈，办事绝不温吞或裹足不前，与他懒散的外表大相迥异，实际上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很好的掩饰？敌人摸不透他底细，活命的机会自然大一点。

若说秦快是懒人，秦生与秦劳就是道地的懒鬼。

在好奇心的趋使下，秦快也顾不得尊亲平日耳提面命少管闲事多睡觉的忠告，下了扁舟，系好缆绳，迈着重四平八稳的步子，向“洗涤山庄”大门走去。

堡门之上有一了望楼，十五年前必有数名大汉轮流守望，今非昔比，早已人去楼空；秦快一摇三摆走近大门，但见庄中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桥廊水榭，九曲雕栏，就凭这份气派，宦宰世家也不过如此，难怪能称霸江湖达百年。

只是，楼阁曲桥均蒙上一层厚灰，显然多年无人打扫，从外面瞧来却又不像无人居住，秦快不禁皱了皱眉。

这时——

突然传来一阵歌声，语音神采飞扬，不可一世：

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作先行，时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耳！”
歌毕又传来一阵长笑，只是充满了童音。

歌声一出，秦快不由得微微一震，他深知一般江湖豪客，武林异士的狂傲，都有他狂傲的理由和倚恃，只是这人未免狂得可以，真有“数天下英雄，舍我其谁”之慨。

接着又传来一阵充满讥刺与不服的歌声：

“小有才而妄自用，小聪明而趋邪径，覆亡有余，成事不足。”重重哼了一声，也是充满了童音。

秦快忍不住笑了笑，接着歌道：

“但教方寸无诸恶，狼虎丛中也立身！”

先前狂傲歌者豪迈大笑，道：

“如何？小贡子，任你有‘苏张’之才，终于也遇上对手，人家可是向着我呢！”

“呸呸……”名唤小贡子的不服地叫道：

“还没分出胜负，你就摆出威风了，哼！也不嫌早？”

先前狂傲歌者气得吼道：

“大哥不在，你就得听我的，要不，小心我拿家法治你‘不尊兄长’之罪。”

“我呸！”小贡子显然胆大包天，吼得更大声：

“你的命令如果合情合理，我当然接受，反之，我才懒得理你这疯子；若非当年在娘肚里你抢着要先出来，我悲天悯